



屹若株杌的石霜禪

在青原系禪藥山惟儼的法嗣中，人們多注目於雲岩門下的曹洞一派，而對於道吾、船子門下的兩系禪，則鮮有問津者。其實，藥山門下有語錄傳世的六人之中，道吾門下的石霜及船子門下的夾山法席俱盛，它們與洞山一起構成了藥山門下的三系大法脈。可見，研究石霜與夾山，將對藥山禪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。

石霜慶諸（八〇七——八八八）師承藥山的大弟子道吾圓智（一作宗智），他對於弘傳藥山禪法有着重要的歷史貢獻。惜乎玄泰禪師所纂錄的石霜言行的文字已不可得，我們只能從燈錄與禪門史籍中蒐集材料，以期能對石霜有一個比較粗淺的認識。

石霜慶諸的師承比較廣泛，他所步入禪門的歷程也比較特

在王千一著，吳河以問譯撰吳出來稿。

企 于愚

殊。據「傳燈錄」及「宋高僧傳」所載，慶諸於十三歲禮洪井西山紹鑾落髮，並於斯棲止十年。至二十三歲，他才到嵩山受具戒，此後便至洛下修學毘尼（毘奈耶，即律學）。以上可視為石霜修學的第一階段。在這長達十多年的修學中，石霜所學的基本內容是律儀，以致他後來習禪入乎智頭陀門下，且其修持也十分注重坐禪。這並非只是一種師承的偶合，而是慶諸對禪門師傳的必然選擇，而且，這種修學經歷對於他後來形成「屹若株杌」（「宋僧傳」作「屹若榴杌」）的禪風，都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。由「一誠回觀」的禪風，到「自於法界」的禪風，

石霜慶諸修學的第二個階段為棄漸入頓的階段。「宋高僧傳」卷十二載慶諸學毘奈耶「既知聽制，終謂漸宗，迴抵南嶽，入大瀉山。」在「五燈會元」卷五，則詳載了慶諸於瀉山處的那段修學經歷。「一誠回觀」的禪風，到「自於法界」的禪風，

回抵瀉山，爲米頭。一日篩米次，瀉曰：「施主物，莫拋撒。」師曰：「不拋撒。」瀉於地上拾得一粒曰：「汝道不拋撒，這個是什麼？」師無對。瀉又曰：「莫輕這一粒，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。」師曰：「百千粒從這一粒生，未審這一粒從什麼處生？」瀉呵呵大笑，歸方丈。瀉至晚上堂曰：「大眾，米裏有虫，諸人好看。」

從「宋高僧傳」來看，在慶諸由律入禪的這一個修持階段，肯定不只是參學一位禪師，但於瀉山處所獲良多而已。石霜在瀉山處節米的這則公案，充滿了對禪旨本體的深層次的證悟：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這既是禪門常參的話頭，也包含了華嚴家的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的理事圓融思想。然而，對最後那「一粒」的追悟，更是向上一路的境界，非尋常口頭禪話可以擬議，以故瀉山贊之爲「米裏有虫」。從這則公案足可見出石霜之悟，已涉及了禪之本體，也爲他日後進入道吾門下，建立高古的門庭奠定了基礎。

石霜修學的第三個階段爲道吾悟道時期。「宋高僧傳」云：「次屆雲岩，遇道吾，垂問知意，方爲二夏之僧」，「景德錄」卷十五則詳載了石霜參學道吾的那段事跡。

師（石霜）後參道吾，問：「如何是觸目菩提？」道吾喚：「沙彌！」沙彌應諾。吾曰：「添淨瓶水著。」吾却問師：「汝適來問什麼？」師乃舉前問，道吾便起去。師從此惺却。

「觸目菩提」本是石頭禪的主張，希遷在「參同契」中，曾明確

地指出：「觸目不會道，運足焉知路。」石霜此處的請教「觸目菩提」，正是對祖師禪味的追尋。而道吾圓智的開示却不着一言，但以添淨瓶水、起身便去等身勢給石霜以暗示。事實上，道吾的這一舉一動，又何常不是菩提至道的所在。

由「一歸何處」的體認到「觸目菩提」的再證，自然體現了石霜在禪悟上的一種飛躍。他後來的歸依道吾，也是禪門釋子擇師的必然結果。道吾在示寂前垂問：「心中有物，久而爲患，誰可除之」時，石霜答道：「心物俱非，除之益患。」道吾贊曰：「賢哉！賢哉！」（見「景德錄」卷十五）從這裏看，石霜確實找到了他應該師事的法主，同時，道吾也擇就了他堪爲傳授的法器。

石霜除了以上直接的師承之外，在同宗旁參方面也存在着不可忽視的因素。「五燈會元」卷五載石霜在道吾門下悟後，曾避世於瀏陽陶家坊，後遇洞山門人，垂問其在洞山處的參學，即下「出門便是草」的轉語，被洞山讚爲「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」（「洞山語錄」所載亦同），石霜也因此而「囊錫始露，果熟香飄」。在杜繼文、魏道儒先生合編的「中國禪宗通史」中，言洞山「年三十五，因洞山良价推荐，得住潭州石霜山，道吾亦隨之而至。」（見該書三三三至三三四頁）杜先生之說，當有所本，然依「宋高僧傳」則慶諸的得石霜而住，似與洞山無直接關係。儘管如此，慶諸與良价之間確實存在着密切的旁參關係，這從石霜的頌洞山「五位王子」，以及石霜侍者九峯道虔的詮釋「五位王子」等，是可以明顯地見出來的。

綜觀石霜的修學歷程，洛下的修學修毘尼，對於他後來形成

「屹若株杌」的禪風（重實踐修持）有着直接的淵源關係；而由律入禪後在滄山的問道，則是石霜禪法向上一路的增上緣；在道吾處徹見心源，心物全除，自然是得法之所；至於旁參洞山，詮釋五位，則使石霜禪在乃祖石頭的基礎上又增添了一重圓融的色彩。惟其如此，石霜禪在行持上孤高峻峭；在教理上則既圓融無碍，且又玄幽深邈。

二、

石霜時代的南宗禪宗風爲之一變，德山棒、臨濟喝一時已風靡於叢林，那種剴切凌勵的作風，一時成爲了禪家的時尚。然於此風盛極一時之餘，藥山的子孫們仍恪守古度，注重於對禪的本體的深層次的證悟。特別是石霜慶諸，他繼承了「坐作並重」的楞伽師法統，在石霜山建立起了他的「枯木象」道場。這在「宋高僧傳」與「傳燈錄」中頗有記載：

如是二十年間，堂中老宿，長坐不臥，屹若樞杌，天下謂之石霜枯木象是也。南方謂之叢林者，翻「禪那」爲「功德叢林」也，爲四方清則者無出其右。（「宋高僧傳」卷十 二）

在當時叢林盛行不看經、不坐禪的風尚，石霜能主持這種道風，已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了。

或許有人會認爲慶諸的這種作風，似乎有些偏於保守，未能趕上當時禪門的潮流。站在表像上看，石霜的宗風是有些滯後的傾向，但仔細地對當時那種棒喝交馳的作風加以體會，則會發現當時禪門那些剴切的作畧，儘管使禪僧對現前的一機一境的體悟

有所裨益，但對於禪的本旨的徹悟，則未見得已達到極致。相傳石霜寂後，大眾推舉石霜的首座繼任主持，而石霜的侍者九峯道虔不同意，他曾爲此而問殺首座，其事畧如下：

泊霜歸寂，衆請首座繼任主持。師（道虔）白衆曰：「須明得先師意始可。」座曰：「先師有什麼意？」師曰：「先師道：『休去，歇去，冷湫湫地去，一念萬年去，寒灰枯木去，古廟香爐去，一條白練去。』其餘則不問，如何是一條白練去？」座曰：「這個只是明一色邊事。」師曰：「元來未會先師意在。」座曰：「你不肯我那？但裝香來，香烟斷處，若去不得，即不會先師意。」遂焚香，香烟未斷，座已脫去。師拊背曰：「坐脫立亡即不無，先師意未夢見在。」（見「五燈會元」卷六）

在禪門中，坐脫立亡的修持功力已非同尋常了，但在高明的禪者看來，却並沒有完全達到悟的至境，洞山良价當年問殺首座，九峰在這裏亦是如此。由此足可見出慶諸在禪的悟境上，絕非是停留在對現前的一機一境的體認上，而是取決於對禪的本體把握上。站在這個角度上看，慶諸的禪法非但不滯於保守，反而是禪門的向上一路，它是一種超乎見聞覺知的究竟的證悟。

儘管石霜的禪法注重坐禪，其禪風亦高古幽邈，但參學者却仍歸之若市，據說慶諸當年的道場就集有五百枯木象。今查燈錄，石霜門下存有語錄者就不下二十四人，其中尚有唐僖宗的太子龍湖普聞，石霜在弘傳禪法中也扣留了裴休這類文人的笏板。如此盛大的法席，殊無曲高和寡之弊，於斯亦可見出肇自雙峯、東山以來的楞伽師法，並沒有完全伴隨阿佛罵祖之聲湮沒，而

賴藥山的子孫慶諸與良价們弘傳了開去。也由於慶諸禪法既主頓法又不壞傳統，乃至於有的學者誤將他歸入北宗之中。而今正本清源，既可以正某些學人對南宗禪的偏見，又可以糾正錯誤認慶諸為北禪之訛。

三、

石霜在禪法上不但注重坐禪，而且與洞山這位同門導師的道友間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，他在弘傳洞山的五位禪法上，也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。「傳燈錄」載有石霜的「五位王子頌」，「人天眼目」所載亦畧同，然於題下注云：「石霜諸出題，悟本頌。」今查「五燈會元」卷六，見石霜侍者九峰道虔有詮釋王種內紹與外紹之說，則未見得石霜不能作此五頌。且「宋高僧傳」云：「時洞山新滅，（石霜）俄為遠方禪侶圍繞，因入深山無人之境，結茅宴坐。」（見卷十一本傳）從洞山的學人入乎石霜，可以見出慶諸非但能作此五頌，而且還可以代洞山傳授五位禪法，則「五位王子頌」當為石霜所作無疑。

查「人天眼目」卷三，石霜所頌的「五位王子」，完全可與洞山的五位君臣相比伍，其偏正回至關係如下：

誕生 內紹，嫡生 又云正位根本智，儲君太子也。

朝生 庶生 宰相之子，已落偏位，涉大功助，亦云外

紹臣種。

未生 有修有證，群臣位。

化生 借位明功，將軍位。

內生 亦為內紹，根本同出，誕生同。

在「五燈會元」卷六中，石霜的侍者九峯答學人王種的「內紹」與「外紹」，更可見出石霜於洞山寂後代為弘傳五位禪法的功績來。

問：「承古有言，向外紹則臣位，向內紹則王種，是
否？」師（九峯道虔）曰：「是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外紹？」
師曰：「若不知事極頭，祇得了事，喚作外紹，是為臣種。
」曰：「如何是內紹？」師曰：「知向裏許承當担荷，是為
內紹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王種？」師曰：「須見無承當底人，
無担荷底人，始得同一色。同一色了，所以借為誕生，是為
王種。」曰：「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？」師曰：「灼然！有
承當担荷，爭得不轉？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，你且道如今還
有紹底道理麼？所以古人道：紹是功，紹了非是功。轉功位
了，始喚作人王種。」曰：「未審外紹還轉也無？」師曰：
「外紹全未知有，且教渠知有。……所以道紹是功，名臣是
偏中正；紹子轉功，名君是正中偏。」

五位王子與五位君臣間的關係，經九峯闡釋，已功助了然。石霜弘洞山五位禪法，不祇是有代洞山弘傳法席之功，同時也使自家禪法在理論上多了一重圓融的色彩。

在理論上偏正回互，圓融無碍；在行持上長坐不臥，屹若株
杌：這便形成了石霜禪的獨特風格。還有一點值得推許的，那就是唐僖宗曾向石霜慶諸禪師賜旨，而大師「堅持不受，」僅這一點，就可以見出一代大德的高風亮節。